

○ Ю. П. 阿札罗夫

家庭教育学



○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家庭教育学

〔苏〕IO·II·阿扎罗夫 著

华南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 译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

家庭教育学

[苏] IO·II·阿札罗夫 著

华南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 译

广东高等教育出版社出版

广东省新华书店发行

阳江教育印刷厂印刷

787×1092毫米32开本9.5印张200千字

1988年8月第1版 1988年8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7—5361—0065—5/G·8

定价2.50元

译者说明

每一个做父母的人都希望自己的孩子成长为健康、聪明、诚实和善良的人，希望他们成为祖国的自觉和积极的公民。怎样才能做到这点呢？父母在孩子的教育中的作用如何？学校的改革给他们提出什么任务？苏联教育科学博士Ю·П·阿扎罗夫所写的《家庭教育学》（1985年修订本）就是专门讨论这些问题的。该书阐述了儿童个性形成的规律和特点、全面和谐发展的教育观、家长应具备的修养和素质，以及家庭日常生活中常见的教育问题和方法。它提出了一个崭新的家庭教育学体系。它对家长、教师 and 所有从事儿童、青少年教育工作的人都很有启发和帮助。

由于苏联各种社会情况与我们有所不同，书中有的内容不一定符合我们的实际，阅读时请注意分析鉴别。

本书由华南师范大学外语系俄语教研室组织翻译。参加翻译的有：吴绍璧、叶善贤、罗惠美、凌可予、袁亦奋、胡思明、王曙晖、黄德宸、朱桂芳、陈浣苹、吕锡珑、全棋林、左钜生、鄢成章等同志，译稿分别由曾国章、张清源、徐霖贤、胡思明同志负责审校，徐霖贤统校。

由于水平有限，译文有不当和错误之处，敬希读者批评指正。

1987年3月

作者的话

我早就想写一本日常生活教育学——能解答日常问题的教育学。通过日常生活中的细微现象来揭示人的个性之形成这一奥秘的基本原理。

但我长期未能为自己解决这样一种矛盾：一方面，当今家长需要的是具体的建议；而另一方面，在教育学中又已形成一条牢固定规：在教育方面没有也不可能有现成的灵丹妙方。

在现实生活中，我就常常看到这种矛盾：社会积累了巨大的精神潜力，而教育学却充满繁琐哲学，一些家庭在教育实践中也往往搞形式主义，态度粗暴，缺乏理性。

我面前清楚地出现两项基本任务：其一是，要设法把教育学提高到时代精神价值的水平；其二是，除了从哲学上来理解教育心理学的教育规律外，我还对自己提出一个目标，即给做父母的提出具体建议、回答他们提出的各种具体问题。例如，怎样教育孩子才能使公民的觉悟同为人品格、体格的完美及道德的纯洁在他们身上和谐地结合起来？一个教育者既要和善、又要严厉，既要严格、又要宽容，这有什么分寸？儿童的自我实现（自主、自立、自我服务、自我发现）同大人的合理指导又该怎样结合起来，以避免放纵，防范劣行，使孩子成为幸福的人，成长为有益于社会的人？

苏共中央四月（1984年）全会赞同普通教育学校和职业学校改革的基本方针，R·Y·契尔年科同志在会上发言中强

调，我们的战略方针是培养全面发展的人才。我就是遵循这一方针的。

我渴望写一本准则教育学，这并不意味着我试图把“书本教育”强加于读者，因为整个教育过程是由孩子出生之前的家庭中业已形成的生活特点所决定的。我们往往把从先辈那里接受下来的以及自己在童年时代所学到的交往之道带进自己的家庭。即使我们反对我们从前所受的那种教育，但我们在行动中几乎总是在某个方面重复我们从幼年时期起在身体和精神成长过程中所吸取的教育经验，我们会不由自主地仿效父母、祖父母的做法。我们身上总是保留着过去我们个性赖以形成的生活环境和社会关系的影响。

我们的教育是集体主义教育。而集体主义首先是在家庭中培养，因为父母要培养儿女走向建立在集体主义原则上的社会生活。

因此，学校和家庭具有共同的教育目标和教育原则，都是在培养集体主义者，因而能相互联合起来。由此可见，苏联家庭教育实践的另一特点，就是家庭与社会的有机联系。家庭、学校、生产部门、校外教育机关之间的联系近来已不断加强。经常可以看到这种现象：父母在学校或在生产部门直接同孩子们一起从事各种活动，如主持各学习小组和体育小组活动，一起去旅行，一起举办各种竞赛，一起制订各种体育措施，做父母的常常旁听孩子们上课，参观儿童作品展览。他们是培养少年公民教育工作的积极参与者。

这就是为什么在谈到家庭教育时不能不涉及家庭之外，即在学校、校外教育机关、孩子们“街头”自由交往中所形成的各种关系的内容，不能不涉及那些决定家庭教育风格和方法的各种综合影响。

目 录

译者说明	(1)
作者的话	(1)
第一章 国内外在家庭教育问题上的争论	(1)
教育者的个性	(2)
回到从前的讨论上	(7)
再谈严厉和慈爱	(14)
教师, 预言家	(21)
教育与道德专横	(27)
第二章 个性是怎样形成的	(34)
您的孩子的幸福	(34)
个性由一整套关系形成	(45)
教育者的“视力”	(66)
直接联系和反向联系	(86)
教育直觉和教育机智	(99)
你的孩子在学校里	(112)
第三章 全面的与和谐的发展	(118)
青少年的成长过程是怎样的	(119)
关于劳动教育问题	(122)
怎样发展每个人的美感	(134)
和谐是不同方面的统一	(152)
公民教育入门	(159)
典范	(163)
关于童爱问题	(170)
自我意识是怎样形成的	(184)

和谐是通过解决矛盾来求得的·····	(195)
第四章 日常生活的教育学·····	(207)
早晨·····	(207)
午间·····	(243)
晚间·····	(275)
关于劳动使命、公民觉悟和人道主义精神（代结束语）	
·····	(289)

第一章

国内外在家庭教育问题上的争论*

联合国通过《儿童权利宣言》这一文件已过了二十多年。联合国的这一倡议，得到了世界进步社会人士极为热烈的支持，引起了许多国家政府对保护儿童免遭饥饿、寒冷、流行疾病的折磨和被剥削的苦难问题的重视。

保护儿童权利的实际措施极有意义、极为重要。呼吁人类要看到儿童世界可能而且应该成为美好的世界，呼吁人们要认识到每一个人都应当了解儿童的天性并付出心思和努力，以培养儿童善良品德、发展儿童智能、造就美的素质，也具有同样的重大意义。美国医生、教育家、争取和平的积极战士本杰明·斯波克的那些贯穿着人道主义思想的著作，正是以这样的重大意义而驰名全世界。

斯波克医生来到了我国阿尔台克①。

在这里，他见自己的思想得到了实现：所有最好的东西都给予孩子，都是为了孩子们。也许，他在这里才彻底领悟了，他那高尚的人道主义教育思想同这些思想在资本主义世

* 副题“与本杰明·斯波克的对话”译时删去。

①全苏少先队健身营——译者注

界实现的可能性（准确点说，是不可能性）两者之间的距离是何等的巨大。

在阿尔台克，与斯波克医生的争论还在继续进行。这场争论是斯波克到我国来之前很久就在我国的刊物上掀起的。毫无疑问，争论的中心是儿童的权利和受到保护的情况的问题，还有人道主义问题和教育者的个性问题。

我认为，能与本杰明·斯波克这样杰出的教育家直接交往，从而见识了教育上的各种不同观点以资进行比较，对我可说是一次幸会。恕我不揣冒昧，从说明教育者的个性这样的重大问题入手来进行分析。

教育者的个性

一个教育家个性的意义是由公民觉悟这一尺度来确定。正如有一位思想家所说的那样，只听见本时代对这个问题的对话，或者说得更准确点，只听见本时代对这一问题的伟大对话，是无济于事的。在教育家的个性里，不仅能够听到过去声音的共鸣，而且也可听到未来的呼唤。解决思想问题尤如解决一个巨大矛盾，人们常因无法解决现实冲突而苦恼。要大公无私地为世界建立公正制度的伟大思想服务并要绝对坚信这一伟大思想的实现。

你会不由自主地用这种尺度来衡量本杰明·斯波克的思想。

可以说，在本杰明·斯波克的思想中，似乎有两个极为重要的层次。一个层次是与政治相关的，在这方面他是社会主义的拥护者，他激烈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战争。另一个层

次是由他把医学艺术和教育艺术合二而一的职业活动所决定的。

我出发到阿尔台克去参加国际儿童联欢节，本杰明·斯波克也应邀参加这个盛会。我此行的目的是为了能看看他与儿童的交往，以便更详细地认识他对教育的看法，更好地理解他的教育哲学。

我从不怀疑教育学上的观点在许多方面是由个性的内涵所决定的。说得更准确点，在教育上个性是极为重要的，因为在整个教育领域总会受到这个或那个思想家的个性的一定影响。我也决不隐瞒我的哪怕是错误的观点。当我逐一回想所有的大教育家的时候，我心里自然而然地把他们（在个性方面）分成两种类型。第一种类型是：欧文、乌申斯基、第斯多惠、马卡连柯。在他们身上，我所见到的是狂热的性格——两眼象预言家那样闪闪发亮，神经坚粗如缆绳，充沛的精力产生出强有力的公式：如果性格是由环境所造就，那么，就必须改造环境（欧文）；如果教育工作者精力充沛，则儿童独立活动的 ability 必然会得到发展（第斯多惠）；只有幸福的人才能够教育出幸福的人；为事业即使粉身碎骨，也依然是幸福的人，否则你就不能够教育孩子（马卡连柯）。我觉得在这种性格里面，占主要的是乐观的格调，个性的整个精神是改革的和不妥协的。另一种类型的教育家，按我的初步看法，虽然并不是与第一种类型的教育家完全相反，但是他们的温柔心地似乎充淡了教育探索的调子。他们注重对待孩子个人的态度。他们体贴入微的慈善心肠对那些受到轻度创伤而痛苦彷徨的人们所产生的亲切爱护乃是特有的。他们的真

正的爱国热情是通过自己的苦痛和自我纯洁作为一种重大发现而产生的。

只有疾病缠身、备受折磨，却时刻准备为一个不幸的儿童作出牺牲的裴斯塔洛齐才能把自己影响儿童心灵的基本方法表述为：“我从早到晚呆在他们中间。我向他们的身心灌输一切有益的东西……我跟他们手拉着手，眼盯着眼。我和他们同流眼泪，共享欢笑。”

这种精神交往的方法曾经导出悲壮的局面：亚努什·科尔恰克和孩子们一起走进法西斯的火葬场……。

苏霍姆林斯基在他最近出版的一本著作中写道：“我把心交给孩子们。我一向认为，为了能够走进‘童年’的这座童话宫殿，就必须在某种程度上成为儿童。只有在这种条件下，孩子们才不会把你看成是一个偶然钻到他们童话世界大门后的一个大人、一个看守这个世界的看门人，一个对这个世界的一切事物漠不关心的看门人。”

当然，这样把教育方针分成两种类型是假定的、不准确和不完善的。但是，又不能不考虑到现实，何况当前现实常常表现为教育艺术和教育技巧。不但如此，这些个性的细微差别本身同个人的整个世界观是有着特殊关系的。他们虽各具特色，互不相同，但在公民的觉悟性方面，在力求掌握塑造人的灵魂的所有因素，以使孩子们成长得更好，使他们的父母日子过得快乐而表现出不可遏止的教育热忱方面，它们又是结合在一起的。因此，这两种类型的教育家，其最高目的是这样的：建立起能保证全面和谐发展的制度，乃是教育改革唯一的和最终的目的。

有了这种共同的目的，也就无需提出“在教育范围内哪

种方针更为需要和正确？”这种老生常谈的问题。提出这样的问题是幼稚可笑的，就象提出读涅克拉索夫的诗歌好还是读丘特契夫的诗歌好、读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好还是读叶赛宁的诗歌好、读福克纳的著作好还是读海明威的著作好的问题。我们接触到的只是不同类型的人类天才而已。

我对这一点说明并非偶然，因为在教育领域里就象在艺术领域里一样，一会儿走向这个极端，一会儿走向另一个极端。这在过去已带来不少害处：它扼杀了理想的形式并使内容受到损害，而在教育上有时会使对儿童个人的爱护和对能保障这种爱护权力的儿童生活的整个组织分离开来。

本杰明·斯波克的教育方法是什么呢？“斯波克医生——现代美国社会——儿童的个性”这个复杂的体系是如何提出一条曾给许多国家的广大父母亲以很大影响的教育方针？斯波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说老实话，根据许多评论他的文章以及他本人的著作，我对他已形成了一个确定的认识——他更象是一个科尔恰克式的教育家。是一个心肠极好极好的人，当然也是一个很温和可亲、富于同情心的童话人物。然而，事实上恰好相反。而使我感到高兴的是，我的有关两种教育方针的构想破产了。我深信，一个真正的教育者是具有把公民性同人性有机地融为一体的独一无二的个性。

十年前，围绕着斯波克的教育观点进行讨论的浪潮波及全世界。在我国刊物上也发表了一些文章。特别是在《文学报》上刊登了库尔干的地质工作者A·西卢亚诺夫的有代表性的来信：

“敬爱的编辑部！在我国，许多人读了美国教育学家和儿

科学家斯波克写的《儿童及对儿童的看护》这一名著的俄译本而对他非常熟悉。他明确表达出来的进步思想和人道主义思想以及教育原则很合我们的心意，得到我们的理解。这些思想和原则跟我们杰出的教育家马卡连柯、苏霍姆林斯基、沙茨基等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很相似。但现在国外有传说，我国的报刊上也有过报道，说什么斯波克医生背离了他的原则，放弃了对建立在儿童慈爱和信赖基础上的教育体系，他现在首先考虑的是要实行严厉措施和纪律。斯波克医生究竟发生了什么事？我不完全明白，有何必要把纪律和信任对立起来，难道他们是互相排斥的吗？为什么以他指出的除了慈爱之外严厉常常是有益的，就说他背离先前的观点？”

1974年9月，我在《文学报》上发表了一篇题为《斯波克医生反对斯波克医生吗？》的文章。我在文章的标题上打上问号不是偶然的，因为我觉得，我已证实了斯波克医生并没有偏离先前的原则。三年后，我有机会见到了斯波克医生，曾把这篇文章拿给他看。他很喜欢这个标题，而当翻译把文章的内容介绍给他后，他总的来说对这篇文章表示同意，并强调说，他的那些原则没有任何改变。说真的，我当时还不敢作果断的、斩钉截铁的声明，因为有一些东西我本人也并不理解，问题是极为复杂并带论战性质的。

而我的这一在某种意义上属“有待深思熟虑”的观点，使某些读者有理由得出结论，好象我毕竟还是指责斯波克放弃以前的原则似的。不过，现在有许多会见过斯波克的同志常对我说，他确实还是有些放弃的。我不同意这种观点，因为必须再强调的是：问题是很复杂的。因而在这里应该谈谈这位杰出人物在教育工作和社会政治活动中暴露出来

的各种矛盾的整个体系。

回到从前的讨论上

以往的刊物曾强调指出，其名字与人道主义教育联系在一起的斯波克医生发表了一篇文章似乎是拥护在教育孩子方面采取强硬措施。

斯波克医生，作为一位反战领袖、一位和平战士，他认为，没有严格的、坚持不懈的要求，就不可能有有效的教育。

斯波克医生，一个当代杰出的教育家，他突然把温和、慈爱和父母的爱抚看成是现代美国儿童教育的主要矛盾。

他的这种新的观点也就在国外的报刊上引起轩然大波。

无线电广播……报纸……电视……上百次质询……，大家都想知道，斯波克医生由于什么原因和为了什么目的要改变自己的信念，宣扬强硬和纪律来代替慈爱而跑到“保守分子”一边去，放弃……。

是什么引起这些议论的呢？看来，似乎是有人想破坏本杰明·斯波克这位当代真正人道主义者的好名声。然而，问题只是这些吗？又为什么教育上的某些具体问题似乎成了社会重大问题？在回答所有这些令读者激动的问题之前，在回答这些问题中的首要问题——斯波克医生是否仍然坚持自己的观点之前，我想先谈谈一些题外话，因为我必须解释清楚，为什么我认为究竟把严厉摆在首位还是把慈爱摆在首位乃是儿童教育的基本问题。

历史上有不少这样的例子，一本论教育的书籍或一篇论

教育的文章往往会引起整个社会的思考，在人们的意识中完成某种洗刷性的变革。是什么引起这种反响呢？每当有一种激烈的教育思想提出让公众审议时，往往会使社会生活的脉搏突然加快，而一些大学者、大教育家、大作家（如卢梭和托尔斯泰、皮罗果夫和杜勃罗留波夫、马卡连柯和苏霍姆林斯基）也参与论战，这又如何解释？他们曾深入到社会生活中去，通过教育上微观现象的一些环节来揭露社会矛盾并寻找能于往后的岁月里伴随社会道德发展的唯一真理。

在处理诸如“约束还是不约束？”“鞭打还是不鞭打？”“惩罚还是奖励？”“严格执行制度还是给予一些宽容？”等这些远非普遍性的家庭教育问题时，卢梭和欧文、杜勃罗留波夫和托尔斯泰这些公认的社会权威指出过现存罪恶的根源，曾试图阐述复兴世界的方法。也就是说，他们所探讨的并不是无关大局的、专业范围狭窄的题目，而是那些依乌申斯基所准确说出来的与所有人有关的社会问题以及与每一个人有关的家庭问题。

对于我们苏联的教育工作者来说，慈爱和严厉相比，慈爱占首要位置的问题是最重要的问题之一。因为这个问题的正确解决，说明了细致入微的道德灌输的原委，说明了在教育儿童的问题上人道主义观点获得肯定的逻辑。在这方面小小的含糊和失误，都会影响到教育观点的整个体系。

真正的教育学，即使它所涉及的是抽象的过程，也总是要考虑到儿童的世界，考虑到孩子个性的世界。是的！我们怎样跟孩子接触，怎样使孩子学习功课，怎样安排他们睡觉，怎样在孩子面前谈笑和讲述自己，怎样威吓和鼓励，这一切都决定着孩子心灵的形成，甚至在某种程度上决定着整

整一代人的命运。苏联的学者们强调了这一点并非偶然。哲学科学博士 Г·Д·斯米尔诺夫在他的学术著作中写道：

“贯穿在国民教育、政治教育整个体系的是慈爱和人道主义的思想、发展人的优秀品质的思想。”

由于多年在学校工作并从事教育理论研究，我曾上万次地坚信，这一问题的科学解决能使我们明确地区分出：威信与霸道、真正的集体主义和冒牌的集体主义、自由与恣意妄为、真正的热爱与盲目的眷恋、完全服从道德规范的必要性在教育上的专横和强制……。

越是深入地阅读斯波克医生的文章，就会越清楚地认识到，他所谈的与其说是狭隘的伦理学范畴，不如说是那些必然越出整个社会的政治和意识形态的主要教育问题。

斯波克医生在他一次与记者的谈话中说：“你们知道不知道，我的这篇倒霉的文章发表之后掀起了一场多大的喧闹……。所有的人都问同样一个问题，他们都想知道，为了什么目的、出于什么原因我要那样写？多少来信呀！有一封写道：‘您毁了年轻一代，您不感到惭愧吗？’看，这一封写道：‘我的儿子成了罪犯，是您给造成的……。’这些人都多么糊涂，多么可笑！他们什么也没有理解，根本不理解！我在自己的文章里……只不过是重复了三十年来所反复强调过的东西：‘不要在自己孩子们面前显得无能为力。必要的时候，不要怕采取强硬措施来对待他们。’但是强硬并不意味着凶狠，它意味着在愉快和友爱的气氛中教育孩子……。”

总之，把严厉或慈爱摆在首位这一教育学上的具体问题，把人们分成（一向都是如此）两个对立的营垒。站在第一个营垒的是人道主义的拥护者，他们认为，只有在慈爱的气